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十九

襄公成公子史記名
母定嬖以簡王十四年

卽位時
年四歲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孫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正卽位正也

補曰疏曰襄是定
嬖之子兼非正故

重明之案此疏與閔
元年疏異此疏是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圍宋彭城補曰滕薛微於莒邾又微者則杞小邾也

故夫子曰孟公綽不可以爲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

滕薛大夫言國小而政煩也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

正也魚石得罪於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

也補曰注言彭城屬魚石其說未盡左傳曰非宋地公

羊曰楚取彭城以封魚石又曰楚已取之矣然則彭城
地處魚石卽是屬楚所以言非宋地也左傳曰追書
舊史本無宋字與哀三年圍戚同例君子一增之一仍

之也李光地曰國宋彭城者主晉之辭也善晉義也國
威者主衛之辭也誅衛志也晉義善則宋華元無惡矣
衛志惡則齊國夏無善矣李氏說此二經皆非正義但
經意自是兼見耳程公說曰宋桓之興首會北杏以平
可稱者三君未嘗不加意於宋桓之興既得則爲之伐附
宋胤會鄆以求其服急於得宋如之望既歸而始霸之
庸之鄉鄰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而圖霸失其道晉
烈以定桓沒宋襄欲踵霸諸侯從之而宋出穀成釋宋
文之興亦急於恤宋悼之興亦急於救宋出穀成釋宋
圖執曹伯異宋人於是成一職之霸師台谷退楚兵討
魚石從宋人於是成三駕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撰異曰厥公羊作屈徐彥

之功足驗當時大勢矣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撰異曰郕補曰左傳曰

郕地郕或爲

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師

○撰異曰郕補曰左傳曰

郕地郕或爲

與穀梁或本同徐彥曰左氏合作郕字也段玉裁曰此
郕非似姓國故穀梁此郕不作糸旁繙字蓋其字本作
會合音義皆通一寫作郕再寫爲郕耳杜注郕鄭地
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可知郕乃郕之誤古者鄭國處於
留鄭伯寄李與賄於號郕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孟康曰留鄆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此所次蓋鄆
東鄆錯於宋竟者古爲鄆地故名之鄆左氏音義僖十
四年鄆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音唯此鄆音才陵反
恐本是古外反後人改之也文烝案說文給古文會一
切經音義會古文給同疑穀
梁或本及公羊皆是給字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補曰史記名夷定王子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偃來聘

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補曰此本杜預杜

以辛酉爲九月十五日左傳謂此朝聘爲禮於杜預杜
如此若依孫復胡安國不臣之說以左杜爲不然於經
義亦自無礙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已見夷狄之文
其餘皆從平文可矣疏及孔穎達並引曾子問曰諸侯
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
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撰異曰魯

唐石經作嬰後二年三年同嚴可均曰嬰當作嬰張參
顏傳經五經文字云器與嬰同見春秋傳說文有嬰字
發變爲嬰明
此當爲豐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補曰成公夫人何休遂亂其姑婦
成二夫人何休遂亂其姑婦

六月庚辰鄭伯賁卒補曰鄭成公也
撰異曰辰各本誤作寅今依唐石經

十行本改正音義賁古曰賁音工頑反
今人表作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
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補曰爾雅曰稱好也
漢書注曰稱宜也好亦宜也國語注曰稱副也疏曰稱
師者罪重稱名者罪輕文烝案傳言此者明衛從舊史
紀實文晉宋皆變文改舊史也晉宋在衛上則無嫌爲
將卑師衆之常辭晉主兵而宋衛皆非君將晉雖卑者

將亦宜序上宋則不得以卑者先衛大夫觀後十六年
伐許書衛甯殖宋人知當時自有一定之次史從而書
也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

戚補曰月者
為下葬日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

叔孫豹如宋補曰豹亦得臣子儵如弟
穆叔也亦稱叔孫穆子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補曰內外皆大夫言
遂與季孫宿入鄆自

是不同會本為城出又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
鄭服罪內

霸國之事與內異例又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
鄭服罪內

之故為之城不繫虎牢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僖二年
城楚丘傳曰楚上者何衛之邑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

何封衛也然則非魯邑皆不言城中國猶國中其曰城
外城邑志者以其為國都皆不繫國虎牢非鄭都亦從

其例故曰若言中國焉注以內鄭爲諸侯內之非也內謂春秋之交若言國中之邑是內之所以內之者據左傳諸侯城虎牢以偪鄭鄭人乃成於是盟雞澤聘魯會或救陳鄭之會侵蔡會邢丘於是楚伐鄭歷歷書之以皆是鄭服之事故此特爲內鄭文也注言鄭服罪故爲之城是謂鄭服在城前非事實也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杜預說左傳曰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其義皆得通於此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補曰母喪十月左右而朝亦非禮高閔曰禮童子侯不朝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於外地補曰此本杜預

也孔穎達曰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晉

公至自晉補曰不以長檮致者何依曰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杜預曰本非會呂本中曰本謀如晉

以如爲重文烝案此亦後
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地也補曰當云晉地國語作雞此王喪二十二月而命會

同

者言同也同外楚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後文歲及

京城北重丘之等亦其義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

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

於會受命也

補曰疏曰單伯會伐宋傳云會事之成也踐土之盟陳侯如會傳云外乎會也於會

受命也是二文互以相通踐土亦是事成乃至伐宋亦外乎會也三處發傳者單伯內大夫陳侯諸侯袁僑爲

君所使嫌有異故重發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

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亢君之禮陳君不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通言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
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
之文今上言公會足見外為主故於秋孫豹還從以內
及外之例無所嫌也王世子則及以會吳則會又會陳
袁僑則及以吳子則會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諸侯曰
以皮殊文相似殊義不同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諸侯曰
當親不可與則釋之亦不當使大夫可矣諸侯盟又大夫
與盟不可與則釋之亦不當使大夫可矣諸侯盟又大夫
相與私盟私者對君盟非臣事故謂之私是大夫張
也補曰王引之曰張當為彊楊疏彊字凡三見則疏所
據本作彊音義於定六年傳始為張字作首則此亦
不作張文烝案孫復尊王發微曰大夫彊諸侯始失政
用此傳文也呂本中張洽家鉉翁俞皋所見已作張
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補曰正亦政
國權者論語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也大夫之專禮
樂征伐萌於晉文襄而成於晉悼李廉以為陳侯如會
不再盟今再盟袁僑亦曰袁僑異之也諸侯不但總言及
悼公所以不及文公曰袁僑之得禮補曰異即公羊之殊
復別言袁僑者是在故與袁僑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
也疏曰陳侯不在故與袁僑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

故謂之彌文。文，烝案。此又申再言及爲與之之意。復出陳者，則文之宜何休以爲善得陳國似非也。

秋公至自會

○撰異曰：會各本誤作晉。今依唐石經改正。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補曰：午與襄公名同，不諱。胡安國以爲猶莊篇書同。

盟僖篇書戊申定篇。書宋仲幾從其質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

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嬖，杞姓。補曰：當云襄公妾母何休以弋爲

莒姓。本公羊下年傳，舅出之說。莒己姓，非弋也。杞，緒皆嬖姓。此，嬖氏或稱女。鄭孔廣森說：公羊謂弋卽是嬖。當爲節女。○撰異曰：嬖，公羊作弋，下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嬖氏，字聲勢與此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

定，諡。補曰：許翰曰：左傳季文子本不欲以夫人禮葬，此葬速蓋

禮略也高閔曰距

堯幾二十三日

冬公如晉補曰非禮與宣同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補曰重起例者此與內俱往也

爲我事往也外相如不書爲魯事往故同於內補曰疏曰徐邈取左氏爲說云爲我事往者謂請

繒於晉以助己出賦也文烝案徐說得傳意傳言繒世子爲魯將屬其國與魯大夫並往晉故同諸內而言如

也左傳上四年冬公如晉請屬鄆晉侯許之至此穆叔

觀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皆確然可據惟下年莒人滅

繒則與魯屬繒事無涉乃左氏之誤耳左氏知屬繒事

不知滅繒公羊知於繒事不知屬繒皆以如晉及莒滅

二文牽連爲一皆誤也左氏解此云言如亦諸魯大夫也

比諸魯大夫其意有二不言及是比言如亦是比惟可

不言及故可言如是其意實一也杜預經下注云此魯大夫故書巫如晉傳下注云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稽自有世子不宜立異姓爲後此又文外之意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善稻吳地補曰依杜當云

會者外爲主之文左傳稱晉將爲吳合謀侯使魯衛先

得言會衛也又晉之諸會魯班當在宋下衛上此亦晉

事即亦不得言會衛也前後諸文殊會吳者上皆有會

衛孫林父者吳或會以及矣未聞及以會及以會乃特

尊王世子之文非可施於吳也杜預曰魯衛俱受命於

晉故不言及此未盡其義也○撰異曰稻左氏作道

吳謂善伊謂稻緩也說文布國謂稻曰善爲伊者古合韻

稻爲緩卽其理也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夷狄所號從中

緩古亦讀如暖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夷狄所號從中
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
本俗言補曰此發經辭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之意也
號謂地號物號公羊所謂地物從中國謂魯主人者對魯
名公羊所謂邑人名從主人也中國謂魯主人者對魯

言之不專指夷狄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者彼
釋大鼎義專是物號此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
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言之也桓二年傳言各
從主人乃釋大鼎稱郟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
之文亦并言之者明欲發明全例兼國名人名爲說也
前釋國名物號之文此通舉地號物號國名人名之例
意指各異故兩處發傳也公羊文在昭元年其言邑人
名邑卽國也范此注大略本何休然以主人專屬夷狄
不以中國爲魯又不可補注闕但專謂於越之名是從主人
越解名從主人可補注闕但專謂於越之名是從主人
而不知越名亦從主人亦終未得傳旨也荀子作正名
之篇曰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
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義與此相近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撰異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以爲壬本是王字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贈人于戚

○緜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

吳者以其數會中國故補曰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
人云則不辭何休曰方以吳抑鄒國在人以上不
故進吳人所以抑鄒者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
鄒不使鄒稱國者鄒不文也何注爲范說所本而
烝案不辭者數會中國故不殊外實爲大謬前不
明暢其謂吳欲稱吳人故會而吳既稱人何外之
吳文皆爲不欲稱吳人故會而吳既稱人何外之
有義此傳於下年滅鄒有別之而亦本魯史之舊
舊義抑之義何說可依用也但此亦魯史之舊
夫子特命於會杜預曰傳曰穆叔所以屬鄒爲不
大夫聽命於會杜預曰傳曰穆叔所以屬鄒爲不
之言深得其實明許魯還使附會末而班爲魯屬
大夫轉得其實明許魯還使附會末而班爲魯屬
也史紀其實而經取其義也前此春秋作之大有
所改易然後可以見義也前此春秋作之大有
無以國舉者故稱人序上無他義吳則前後諸會
外文故此文自足顯抑之義若無前後諸會皆爲
也魯之屬文自足顯抑之義若無前後諸會皆爲
可知或叔孫是夏始成至秋卽以爲不利當時注
外甥外甥卽外孫說見下年左傳曰九月丙午盟
陳傅良曰吳初與諸侯盟不書盟爲晉諱也吳晉之

春秋終
諱之

公至自會

補曰會夷狄而致者上文吳稱人故致也楚稱

冬成陳

補曰休日戊辰例時楚內辭也

侯伯救患備豫不虞得禮之正合義之公春秋與城楚
共以師戍之而經以魯獨往成辭書也所以爲內辭者
巳歸粟等皆同之於內事無須列序諸侯定五年
傳所云義邈也疏亦引彼傳以難注范誤甚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救陳

撰異曰左氏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段玉

記其異同疑唐石經脫文貽誤也衆陸清纂
例明云左氏無莒邾滕薛四國段所未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補曰月者善救陳也

攘夷狄故善之善之謂以救陳致補曰疏曰善文於公
至下言之者春秋主善以內故於書公至下重發文焉

案注謂以救陳致是善則與凡救言善不同疏又曲爲之說夫傳始本與經別行後來以傳合經者乃以此句附公至下實非傳意此與諸言善者同義當在諸侯救陳下也重發傳者成而被伐嫌救非善故重明之公至是常文不須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補曰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案左傳繼成公卽

位者卽姑容也自此終於春秋皆名或日或不日皆書葬或時或月悉與大國同例蓋襄昭以下時事之不同於前卽諸小國可見也

夏宋華弱來奔

○撰異曰陸渚纂例曰弱公羊作溺案今公羊不作溺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繒非滅也

非以兵滅

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

非兵滅故重明之補曰言以其如上中國也而時補曰此亦大

非滅也補曰言以其如上家有既亡國有既滅補曰此亦大

家立異姓為後則亡國立異姓為嗣則滅補曰此亦大

此言有非滅而得言滅者也俞樾曰此既字不當謂盡也補曰

家立異姓其家未亡而實已亡國立異姓其國未滅而補曰

實已滅昭四年魯取邾自此至昭四年之猶乃已滅之補曰

文析言之渾言則同梁亡是也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補曰

而不別也補曰言猶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異姓而猶不

別也舊解云別猶識也言猶所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異姓而猶不補曰

識知異姓之不得立文烝案疏載舊解與注意合別之補曰

而不知猶易文言傳云烝案疏載舊解與注意合別之補曰

知者所由此言見滅而不自知者所由其事相類其情補曰

亦同隱四年於羣豫貶之文言傳之義也上經之為抑縮亦明矣補曰

萬人滅縮非滅也補曰起下文說非立異姓以禋祭祀滅

亡之道也補曰起下文說非立異姓以禋祭祀滅

故言滅縮補曰非者責也如其族類神之歆其祀補曰

宇所以非滅而言滅者黃其立異姓以奉宗廟乃滅也
之道故言滅也續嬖姓甚已姓管子曰有者異姓滅也
蓋古昔道言矣傳說滅并說也者承上家國之文連言
之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
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
於鄆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曰莒人滅鄆此不在可
以然之域也棠公羊上年傳曰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
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休曰時莒女嫁爲鄆
後夫人無子欲立其外孫又以巫爲鄆前夫人襄公母
姊妹之子俱莒外孫故傳謂之舅出依何說顧爲迂曲
王引之謂傳文本是鄆女有爲莒夫人者轉寫互誤也
若然繙女之子於繙子爲外孫於與則爲舅事情既合而於
女故襄公於巫亦爲出巫於與則爲舅事情既合而於
公羊本文亦明白通貫矣范以外孫爲舅者毛詩傳云
外孫曰甥謂父之外孫爲吾甥又吾之外孫爲子之甥
以上見下而爲稱故左傳外孫之子爲彌甥姊妹之孫
爲從孫甥皆有甥稱也甚爲繙甥蓋穀梁家舊說而范
因之也甥之稱又有以下見上者爾雅姑之子爲甥謂
子之姑之子爲吾甥又吾之姑之子爲吾父之子爲甥
之子妻之弟姊妹之夫亦皆爲甥說亦同也經書滅
者謂繙至此廢巫立外孫不言繙也與梁也同文者孔

廣森據公羊上年傳云莒將滅之以爲立外孫者實莒
姓爲後其傳曰莒人滅鄆鄆恃賂也杜預以爲鄆有貢
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蓋莒皆無史書左
氏不得其事因見簡牘所載上四年冬有邾人莒人伐
鄆滅之救鄆侵邾敗於狐駘之事五年有邾鄆還鄆之
事其事又書於經故於滅鄆一經但據上事推測意其
爲恃賂耳由其不受經於聖門故有此失不如穀梁公
羊家鉉翁以爲大條貫數十皆由洙泗高弟親聞之聖
人矣非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淳集傳辨疑余本俞
臯集傳釋義本補

正十行本空一字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子補曰季武子也許翰曰魯既世卿

曰季孫宿仲孫速仲孫

三年喪哀典廢於下矣張大亨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補曰左傳稱萊爲裔夷其地卽禹貢

萊爲齊之同姓故謹其文與楚人滅夔相對爲詳略也
楚之誘蔡誘戎則文異齊之滅萊楚之滅夔則文異夔

夏之辭必不相假

七年春郊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

疏曰三卜是禮而書者爲不從及不時故也文烝案四月必不止三卜者當是正月卜下辛前若有牲變已改則當先書正月牲變次書四月某日郊與哀元年同文今既不郊則牲變可略以卜不從爲重非如再有牲變者須備言也言四月言三卜則牲變亦足見矣或謂僖三十一一年書四月免牲成十年及下十一年書四月不郊何以此獨爲牲變曰非牲變則必非三卜魯無十二月下辛不乃者亾乎人之辭也
傳者三卜是禮嫌有異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補曰費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孟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鄆

鄆鄭地補曰孔穎達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得出會求救也文烝案五年救陳左傳曰會于城棣以救之此年傳曰會于鄆以救之二地皆鄭地二事亦不異也會城棣無陳侯故書救陳不於救陳上錄地者善之不得從疑辭例也會鄆有陳侯文承圍下其爲救陳可知故不須言救既不言救自當錄地其實亦善之也杜預曰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非也此救無功自於下文鄭弑陳逃及不書公至見之日○巽異曰鄆本又作爲下卒

鄭伯髮原如會

○撰異曰髮本又作郡或作羈原左氏作

作原字

未見諸侯

丙戌卒

于操

者何鄭地補曰公羊曰

操者何鄭地補曰公羊曰

○撰異

非也

曰操左氏作鄭趙

未見諸侯

其曰如會

何也

補曰據

致

其志也

補曰此亦所謂春秋成人之美也何休曰鄭伯

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其故養遂而致之

所以

達賢者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

經例因史例也

達賢者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

卒之名也

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

也

補曰明由如會至死若卒不以如會

其見以如會卒

當名之於卒如曹伯終生不蒙使文其見以如會卒

也

何也

何至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便可見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有如此者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文即是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也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補曰疑如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

弑而死

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邵曰以其臣欲從

不欲使楚狄之臣得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言卒使若

正卒然補曰此猶莊四年不使小人為聖人存天理抑人欲

年不使夷狄為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誅

之意家鈺翁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誅

斥之典斷自洙酒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穀梁子必有所受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此被弑嫌日卒時葬正也補曰疏曰葬在八年此慮發

異故也日卒時葬正也補曰疏曰葬在八年此慮發

既同正卒宜同正葬故連言也重發正卒傳

者今被弑而同正卒嫌與他例異故明之

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是懼而去之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補曰此傳與鄭

伯逃歸不盟傳同注解去諸侯為背華即夷與彼注所

謂專己背眾亦同但此則指實言之也注首鄭伯以下

四句用何休義陳侯之行會禮而去已嫌有異故發以同之不

致者鄭伯見弑陳侯又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補曰注克寬曰襄嗣位甫八年三朝於晉自宣公薨齊之外春秋事

衛之禮本有若是其勤也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案疏曰鄭伯歸晉受禍陳侯畏楚逃歸明晉不足恃而公往朝危之道也故書月疏說亦可通也孫復胡銓以爲鄆之會不致自會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

獲者不與之辭侵者所以服不義無相獲之道○撰異曰濕木又作

隰左氏公羊作變徐彥曰穀梁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

作公子濕案說文變讀若溼

重發傳者彼爲追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補曰邢丘地

云晉地見左氏宣六年傳故見魯之失正也

此處杜無注甚矣范之疏也

公在而大夫會也

補曰疏曰公在晉未及告公而大夫會是失政文烝案疏非也會

亦是公命言公在而大夫會者猶難澤言諸侯盟又大
夫相與私盟梁言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諸侯在而不
日諸侯之大夫皆同意也如是即爲失政非必無君命
○左傳曰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
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
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聽命胡安國據穀梁義
以爲晉悼難勞諸侯故使大夫聽命胡安國據穀梁義
以爲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
姑息愛人而不由德李廉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
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
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李說是也高
厚向戌甯殖稱人胡氏以爲謹其始故貶之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補曰左傳曰以疆鄙田
蓋以滅繒爲真滅而誤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何也故宋也

彥曰撰異曰從公羊作宋火徐

外災不志此其志

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補曰疏曰徐也

公羊云周王魯之說故范不從之文烝案此即桓二年

傳所云孔子故宋言以故國視宋也莊十一年傳及此

傳皆以外災不志發義而彼言王者之後此言故宋者

兩傳之意互相備也魯史本以宋為王之後此言故宋者

君子存而不削又因以著故宋之義明經中包此二旨

故與彼傳各見之也春秋之義尊周親魯而故宋夫子

以為魯事既婉為諱矣則於宋諱祖之遇難可也孔子

不稱名而後四殺大夫因皆沒其名姓是也魯事既

詳為錄矣則於宋詳災異之變宜也志大水志石鵠志

雨為志災是也此實君子不忌故國之意所以桓二年

及此年兩處發傳也後人疑春秋非孔子一家之書趙

鵬飛曰辨之而徐仙民輒引何休新周故宋王魯之說

以解此之故宋其亦怪矣○案故宋之說聖門所傳而

公羊家及諸讖緯誤以為新周故宋而黜杞又增造其

義以為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自淮南子已云殷變夏

周變殷春秋變周後人沿之附益之與論語禮運中庸

紀宋不足徵之言從周之言子貢荅公孫朝文武之道

無所不學之言皆相背戾

三

子世以爲殷後援穀梁在祖位之文證孔子故殷後不
直引故宋爲證或當時穀梁家說故宋之義已爲公羊
之學所亂歟然猶有爲祖諱一語
亦不取證蓋梅子真隨意指稱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母補曰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補曰劉向列女傳穆姜字同

繆案穆繆通用如劉說則義異也古書多以秦繆公說
爲惡諡而秦詛楚文曰昔我先君寡公其字从參从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補曰汪克寬曰齊桓之時在於服

在於敝楚故數伐鄭而不與楚職使楚疲於奔命而莫
能爭也汪申胡安國說○撰異曰杞伯各本脫今依唐

石經
補正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鄭地

不異言鄭善得鄭也

補曰

舊解以伐鄭之文在上卽同盟于戲明鄭在可知故不
異言也鄭心服同盟故以爲善又一解謂會伐無鄭伯
之文今不序是不異言也所以不異言者善得鄭也心
服受盟比之舊同好然文烝案柯陵京城北與此文同
事異故此傳特明之彼兩處鄭亦受盟未能得鄭故其
盟爲謀復伐鄭文雖與此同而其下文皆復書伐鄭亦
足明之矣此則下書楚伐見鄭之左傳曰鄭服也傳於
此獨以不異言鄭爲義宜善會之故鄭不能終有鄭
致恥不能據鄭也補曰恥者經恥之王念孫曰方言廣
雅並曰據定也史記白起傳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
按據猶安定也文烝案傳言不能定鄭者下年會粗無
鄭伯鄭伐宋而諸侯又伐鄭是諸侯雖已得鄭而不能
定鄭也注以戲盟還而楚伐鄭爲說楚伐則是服晉之
驗非不能定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京相璠曰宋地去傳

陽八十里京得之哀會又會外之也五年會于戚不殊

六年之祖則楚地耳會又會外之也五年會于戚不殊

重發傳者戚不殊今又殊之故復發傳

夏五月甲午遂滅陽同徐彥曰左氏經作偏字音夫目

反一音通近之邇秦漢書古今人表作福陽地遂直遂

也補曰疏曰言遂直遂也者遂是繼事之辭其曰遂何

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言時實吳會諸侯滅陽取以

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陽滅卑國月此日蓋為遂耳

形近易誤滅瀦傳日亦謀曰戰邠傳疏存兩說明日

自昔相亂也此承上言遂直是遂耳不應復加日加日

則非直遂之辭故公孫敖歸父之奔言日則不言遂言

共滅國不言日此其例也今所以加日遂上者為晉與吳

也七年傳云無善事則異之明從異事之文小變繼事之例

也諸侯遂救許諸侯遂圍許闢有他事文不相接無妨

爲繼事甲午遂滅傅陽文相接而加日乃轉爲異事即
此見春秋辭句離合之間皆文章之極筆矣據左傳滅
傅陽無與於吳汪克崑曰傅陽國及祖地皆在浦縣乃
吳入北方之要衝會吳于祖蓋謀滅傅陽而通吳也汪
設甚合情事是知吳晉共滅無可疑者左氏固時有疏
失耳何下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皋集傳釋

義本
補正

公至自會

補曰會猶可致滅則不可致故

會夷狄不致惡

事不致

與後事小則以先事致者同故會夷狄不致惡

引桓無致會引稷會非也當此其致何也會吳會夷狄

事也據存中國也色也此即夷狄爾是無中國也故加

甲午使若改日諸侯自滅傅陽爾不以諸侯從夷狄也

國不復存矣補曰注邑字當作國所說不得傳意傳謂

既會夷狄又是惡事而猶致者特爲存中國之文使若

未嘗會吳未嘗滅傅陽此經之變例致其所不當致以

見義也下文乃復論遂事加日之義又以鄭之言如會

陳之書述中國有善事則并焉若中國有善事則不復

陽如僖四年諸侯侵蔡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吳於

甲午蹇滅傅陽是則若會與遂異汲鄭伯汲鄭伯

人補言上所書者亦是存中國汲鄭伯汲鄭伯

而致其志王引之曰汲疑當為沒形相引者蓋謂未見

也古謂以壽終為得沒不疑當為沒形相引者蓋謂未見

卒使若令終得沒者然故謂之沒鄭伯沒鄭伯實弒書

伯也卒亦終也曲禮曰逃歸陳侯其為楚故言逃歸補

壽考曰卒卒猶沒也逃歸陳侯其為楚故言逃歸補

曰當云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補曰言三事皆存

存中國之文者難澤之會諸侯失政從此之後日益陵
遲又會夷狄之人以滅中國惡事之甚故書公至以存
之僖二十六年公危之公伐齊傳云危之甚故云存之者彼
尙未陵遲故直云危之公伐齊傳云危之甚故云存之者彼
也文烝穢疏專論公至不數遂事陳鄭諸文非也又以
諸侯失政為說不知諸侯失政與此各自為義此論夷
夏之故非論君臣之事不須牽合也悼公之時楚既日
強吳復驟盛中國自此遂衰故君子書經時有存中國

之意而傳明之也夷狄與中國交爭諸侯則因而存中國道後晉楚共率諸侯盟于宋無侵伐八年則又因而善之足見聖人之情矣春秋隨事而爲義左傳楚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當時晉主夏盟安得四夷爲守但能弭兵息民亦足多也若不能則守在諸侯中國固不可不存也此經世之志王道之要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補曰此本公羊非也左傳曰齊崔杼使大

子光先至子師故長於滕杜預曰先至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補曰盜賤也義在昭二十年傳諸書盜蓋皆士

也○撰異曰斐左氏作駢陸清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

據字子駢宜為駢案國語稱駢駢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

上下道惡上也政刑致盜殺大夫以上道也上下道當言鄭

人殺其大夫補曰書大夫者以上道也書人為眾

辭者以下道之文也稱盜以殺大夫盜雖下而別於凡

下之災大夫雖上而無上文明以至微賤之輩而禍及

國體事異凡常是所以惡上惡上之上當如范注以為

君也注首二句引傳例非也宜刪去兩臣謂之兩下如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稱人稱盜則大夫為上皆非

兩下之文矣疏曰於此發例者盜殺大夫初起於此也

文烝案以哀四年傳校此傳疑傳當疊一道字下道謂

稱道○程子胡安國以為失卿職故不稱大夫張洽又

成鄭虎牢

不稱其人則魯成也猶成陳補曰亦文若魯衛

楚備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

秋所未暇論

皆求之過當春

盜之招也故不稱殺大夫王葆胡銓等略同文烝以為

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

中國無異自爾已來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
決辨而棄外補曰注非也決猶決日義決不日而月之
之傳當云決鄭地乎虎牢省一地字耳必爲決文者以
後年兩伐鄭終能得鄭其地仍屬鄭也左傳曰非鄭地
也言將歸焉公羊曰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
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戴祖啟曰邑已失而仍繫之其
國者宋彭城鄭虎牢也如但曰圍彭城則爲君討臣之
義隱矣如但曰成虎牢則爲鄭拒楚之義隱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補曰許翰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補曰何休曰作爲也見成元

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

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大國三軍則三

萬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

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爲次國於此爲明
補曰疏曰魯本周公之後地方七百而云次國者據
春秋時言之文烝案傳與周禮非異也師非二千五百
人也魯非次國也諸侯一軍一當爲二此轉寫之誤舍
中軍復爲二軍傳以爲正則一爲誤字明矣三師即三
侯二師方伯三師此言最可據二師即二軍三師即三
軍也國語叔孫穆子之言曰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
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
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章昭
解諸侯無軍曰無三軍傳言諸侯二軍與三略同即國
語之諸侯無軍也二軍之上有三軍則國語之伯子男是
略之方伯是也二軍之下有一軍則國語之伯子男是
也左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方
者三軍可也於大國云可者言已過其制此卽元侯之
伯三軍之證魯僖公之頌曰公徒三萬曲沃伯以二軍之
人數此諸侯二軍之證左傳又稱王命曲沃伯以一軍
爲晉侯此伯子男一軍之證依公羊大國稱侯小國稱
伯子男是大國二軍小國一軍也二軍足見三軍之非且
之制又不言小國一軍者但言二軍也若然周禮所以與
切魯舊制以爲說故略不具文也伯亦爲諸侯而謂之
及國語三略異者周禮以元侯方伯亦爲諸侯而謂之
大國故於大國二軍則謂之次國也二千五百人爲師

五師爲軍而下言二軍上言六師者師有二千五百人之師有通稱兵衆之師通稱之師師卽是軍互以成文其義不異惠棟曰詩瞻彼涖矣以作六師核樸六師及之毛傳並云天子六軍鄭志趙商問核樸詩及常武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建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耳又臨孝存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答之云軍者兵之大宗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惠引鄭君之言以解此傳最得其旨也凡軍以乘爲數天子六軍兵車三千乘故詩采芑曰其車三千乘爲數天子六軍兵車三千乘故軍者五百乘每一乘甲士十人步兵五十人故魯頌言公徒三萬者又有重車二百乘凡步卒五千人也故言三萬也○或曰白虎通引數乘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與今本不同其文亦可據邪曰此文上國以下十字乃後人依周禮妄增之非白虎元文觀其下文云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一軍者一軍是知東漢時相承穀梁之本實作諸侯一軍矣曰然則傳云一軍非誤字言諸侯一軍明小國無軍也諸侯一軍者卽國語所謂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也小國無軍者卽國語所謂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也

卷之十九

六

韋昭以爲伯子男無天子之命與引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明王制本無誤脫鄭君注未允也小國此曹國所以無大夫也若此豈不一以貫之邪曰此說不可用也諸侯裁一軍何以舍中軍爲二軍傳謂之復正乎曹莒不得有天子命大夫則不得有名姓將謂之魯及齊晉宋衛陳蔡鄭之書名姓者皆爲天子命大夫乎如依莊元年范注謂貢士京師受命者稱字就其國命之者稱名何以知當時必行貢士之制又且單伯世卿何以云貢士乎反覆思之一軍必爲誤字國語必不可泥王制上文小國有上中下三卿必當依鄭注以爲二卿之文有誤脫而小國無師無大夫還當如前卷之解也不言初者以後有舍文不須加初足知爲常令

夏四月四卜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補曰疏曰上三卜爲禮而非時此卜違禮非禮亦非時故重發傳不行免牲之禮與成十年同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補曰左傳曰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預曰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

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盟謀更共伐鄭京城北鄭地補曰此與戲異與柯陵同故

注卽用彼傳語鄭雖受盟猶不堅服晉雖盟鄭實謀共伐故下復伐也又左傳此盟載書祇言十二國啖助據之謂鄭不與○撰異曰京左氏作亳徐彥公羊疏曰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文也案亳字誤

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傳例曰

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

後致謂會在伐後補曰注末二語可刪引例在後十九

年傳疏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乙酉同盟于柯陵與此正同彼云至自會此云至自伐鄭致文不

同者案彼伐鄭同盟于柯陵爲公不周於伐鄭以會事爲大故以會致此時鄭從楚楚彊諸侯畏之故以伐爲

大事又盟後重更伐鄭故以伐致也文烝案盟後復伐則以伐致此一例也疏據僖四年六年之屬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又一例也傳但言盟後復伐一例者此以復伐而致伐與下蕭魚以不復伐而致會相對爲義此之致伐本不取大伐鄭之義也疏說固可通然非此傳解經之意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補曰杜預曰晉遂尊光

會于蕭魚

蕭魚鄭地補曰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何休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劉敞曰鄭伯如會賦宜以如

春秋嘉善矜不能而成人之美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退於楚之疆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

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盟而

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

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補曰疏曰傳例曰二事

至自會正是其常而云不以伐鄭致者得鄭伯之辭也

以鄭從楚伐之尤難故當以伐為大事得鄭伯之辭也

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補曰言得鄭伯者明

上會有鄭自此遂不復伐既是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

春秋以後事不小於先事又是偶事致後之例也高閏曰

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李廉曰厲公三伐終以

致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文烝案公

羊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之例於此則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撰異曰霄十行本獨此行人者挈

國之辭也傳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補曰疏曰舊解挈猶

為舉謂傳舉國命之辭理亦通耳文烝案注疏皆非也

辭者經之辭挈者舉也舉而直言之若祝呼之挈遂之

挈是也舉又訓盡若所謂以國與之是也凡言行人皆

施於執而外曰某行人內亦曰我行人與齊人執單伯

諸文不同是行人者舉國之辭也左傳曰書曰行人言
使能造命則重一國安危所繫故
其義也疏又曰行人石買傳曰稱行怨接於上楚
辭也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曰稱行怨接於上楚
人執陳行人於千徵師傳曰稱行怨接於上楚
人執我人怨接於千徵師傳曰稱行怨接於上楚
於北宮結亦然也然則稱人執夫與之辭也宋人執
執鄭詹傳曰齊侯封陳公子招特爲文餘皆稱人執
祭仲傳曰齊侯封陳公子招特爲文餘皆稱人執
曰齊人者齊侯也宋公也貶之也齊人執陳袁濤塗傳
大夫惟齊侯也宋公也貶之也齊人執陳袁濤塗傳
公侯以執者若被執者有罪則稱人執也宋公也貶之也
有罪亦稱人執者若被執者有罪則稱人執也宋公也貶之也
謂善惡不嫌同辭不見惡經辭雖有常例傳則分而別之
周說自此喜鄭之意中國而鄭大夫之得會於諸侯
名氏益深喜鄭之意中國而鄭大夫之得會於諸侯
也此說極合經旨鄭之意中國而鄭大夫之得會於諸侯
身皆特文以見義傳於諸君子於晉鄭之故深致其意
曰鄭最後曰得鄭伯明君子於晉鄭之故深致其意

則黃氏此義可推而知也若然稱人稱行人鄭君臣仍
爲有罪者鄭既一意中國而復使人往楚則是自取執
辱故當罪鄭而不當罪

楚非謂鄭從晉有罪也

冬秦人伐晉補曰何休曰爲楚救鄭案左傳曰秦庶長鮑

而終得鄭故與晉得伐不以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郟

蓋攻守之害深故以危錄其月

○撰異曰三月板本公羊或作正月誤也郟本又作台

陸澹纂例曰左氏皆作台案今公羊并下亦皆作台

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取邑不書圍安

足書也

不足書而今書蓋爲下事起

季孫宿帥師救郟遂入郟邑遂繼事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不受命

嫌與常例

受命而救郟不受命而入郟

補曰大夫之事皆君命言季孫

不同也宿帥師救郟是受命之常文也若入郟亦受命則其事

非如京師如晉之比當依盟衡雍盟暴之例各爲一事

三

再出季孫宿帥師不當爲繼事辭明此實不受命惡季矣公羊大夫無述事之說蓋因此經之義推之入本是惡

孫宿也

補曰惡其不受命言遂卽是惡之也公羊莊十九年

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錢儀吉曰漢律

有矯詔害矯詔不害故劉向曰國有危而不專救者不

忠國無危而擅

生事者不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撰異曰公羊此處徐彥疏曰考諸

秋九月吳子乘卒

補曰吳壽夢也吳始書卒少進之也吳

左傳服虔注曰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

錢大昕曰壽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

爲疊韻孫炎制反切益萌芽於此案錢氏此說本顧炎武音論因沈括鄭樵說徧考二聲合一之字信矣但傳

稱名從主人而經書乘不書壽夢則知壽夢者吳之本

言其赴上國乃改言

乘故史承而書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

補曰疏曰當從左氏爲國案左傳未必是也此當是取邑故時齊有郟見左氏十八年傳○撰異曰

郟公羊作詩徐彥曰正本皆作郟字有作詩字者誤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補曰國語共王名作箴字箴審聲近通用周禮十羽爲審爾雅

箴作

冬城防

補曰防卽隱九年台地臧氏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

吳子向

向鄭地補曰叔老公孫嬰齊子子叔齊子也晉以外獨鄭書名氏者喜其得列中國之會特顯

之也左傳齊宋衛之大夫為崔杼華閱北宮括不沒其
 名氏則無以顯鄭故序鄭上稱人也此及伐秦之公孫
 蠆會瀆淵之良霄城紀之公孫段最為難通前引黃道
 周說鉅得之愚因以知蕭魚得鄭伯之義直至終良霄
 之身方盡其意蓋晉悼濟河而復霸楚不能爭鄭得所
 庇春秋深美之也左傳以齊宋衛之不書為情以衛之
 書於伐秦為攝趙國既明其不然張大亨則謂非卿而
 列於卿上其誤甚矣向者左傳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
 向即此地黃汝成以為此漢志沛國之向今鳳陽府懷
 遠縣地中國會吳往往就之於淮上也與江永說同疏
 曰何休云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彊夷臣日以
 強三年之後君若贊流然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
 夷危之故月從何說理亦通耳
 ○撰異曰蠆公羊作蠆下皆同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補曰左傳齊宋衛之

將皆上會人也不書齊宋之將以顯鄭將與上會同義
衛於上會亦書人此從常文者蓋與前衛甯殖侵鄭相

對見義衛侵鄭獨出名氏故衛與鄭同伐秦亦並出名氏明以報怨之師爲協力之舉深爲鄭喜也傳前獨解

曰徐彥公羊疏曰舊本作荀偃若作荀罍者誤括公羊

己未

衛侯出奔齊

諸侯出奔例月衍結怨於民自棄於位

其惡補曰疏曰九月乙亥公孫于齊亦日者亦是明公之惡或是不內事詳錄不可以外例準之衛侯以惡甚而書名以明其惡一解衛侯出奔不名者既書日以見罪惡甚故不復名也理亦通耳文烝案舊史大國君奔皆書曰君子皆略之從月例左傳二十年甯惠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之諸侯之法爲臣逐其君不可以調苟獲免國史文也魯史之法以爲臣逐其君不可以調苟獲免於見弑皆以婉辭書奔於內之奔則曰孫焉及至弑君大變則外直文而內諱焉此蓋皆周公舊制關盛衰以垂法蓋曰可言者言之不可言則諱於諸侯之事可諱則諱而魯史悉準其制也記言魯有王禮傳言魯春秋有周禮其事不可備知而內無弑君外無逐君異於諸國所記則較然著明劉敞以此二者爲夫子新意斯不

然矣。○撰異曰：公羊作衛侯衍。
陸澹纂例唯云左氏無衍字。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

人于戚

補曰：左傳曰：謀定而後動也。春會夏伐，特顯鄭大夫。則冬會從常文二十六年會澶淵，特顯鄭大夫。

則二十七年會宋從常文戴溪曰：一年之閒大夫三會習見其事以爲當然，遂踵而行之，不以爲怪。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三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補曰：案何休通不說地名，杜預於此亦無注，而釋例魯地名有

之孔穎達曰：蓋魯城外之近地。○高閔以爲于劉二字因下有劉夏誤，增鑿空甚矣。薛伯卒築臺于薛，亦將致

疑乎趙與權則又牽合之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采地，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補曰：此皆本社

預劉者王季子之采地夏以名書與石尙同則是天子
之士蓋劉氏之支子也左傳謂劉夏爲官師與上年傳
之劉定公自是異人杜預合爲一人不足據公羊見後
有劉子而不知其委曲遂以劉夏爲天子之大夫其稱
劉爲以邑氏非也天子之中下大夫亦不名而注但云
非卿又失之不言逆女亦當兼略之及無外二義以其
過我而已故略之也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杜預曰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非禮也杜曰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過我故志之也補曰
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也過我故志之也此猶
外相如王姬歸皆以過我志公羊亦同以過我志可以
略文傳并見此意何休曰明魯當共送迎之禮孔廣森
曰外逆女見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齊並
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補曰圍成書者亦爲

公救成至遇

不致進杜預從之范不取崔氏以郎

不敢進當書次不當書至案崔氏以郎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郭郭補曰此杜預傳下注○

夏齊主上

三

作邲案今公
羊不作邲

秋八月己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補曰周者襄公之曾孫其父祖皆不爲君書日則周亦正

也以左傳晉事推論之蓋厲被弑無嗣成景之族皆先散處他國又不宜迎爲君惟周雖出在京師而獨宜爲君故得爲正耳樂書諧郤至於厲公已有奉孫周之言是其宜立明矣周有兄不可立左氏又明言之○撰異曰周公羊一本作雖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補曰前此晉襄三月而葬悼以後皆三月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

溴梁地補曰晉地也溴水有大隄梁爾雅所謂梁莫大於溴梁月者爲下盟日

○撰異曰溴
公羊或作昊

戊寅大夫盟

補曰下執二君不去盟日者於執言以歸晉惡不嫌不顯故此可不去日與賊盟同也

祝柯下執無變文湟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補曰亦政字

故去盟日以見惡刑丘湟梁三傳文相貫雞澤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

夫也補曰亦政字此句包雞澤言之公羊諸侯在而不

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補曰不臣故不繫於君此

大夫則當書魯卿名氏而言及矣政既在大夫大夫又

不臣以見諸侯遂失政盧全曰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

所由來者漸項安世曰書公會諸侯也晉大夫盟于扈猶

有諸侯也書大夫盟言自是無諸侯也○左傳曰晉侯

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

不類苟假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

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董

小和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杜預會下注曰不書高厚

逃歸故也盟下注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

遂自共盟案左杜所言當得事實杜又曰雞澤會重序

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杜以買服用

穀梁公羊乃爲此說以改之殊爲未允君目臣凡之文

魯卿仍見名氏非苟從簡略者若無他義何爲省文乎

晉人執葛子邾子以歸補曰疏曰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之以歸者甚惡晉以者不以者也言執又言以

惡之可知惡晉不斥晉侯者明葛邾有罪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補曰王貫道曰書至於齊伐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補曰孔廣森曰自是迄哀公地比四動皆季氏專強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補曰許翰曰晉卿臣不可過君也張洽曰垂斂之後晉士穀伐許之後音荀偃當時名分尙明皆因其事實而書之爾○撰異曰

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偃者誤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補曰此年圍成下年圍桃園防亦並書者疏曰爲十八年諸侯同圍

之地○撰異曰陸道纂例曰成公

羊作鄭案今唯左氏作鄭音成

大雪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補曰邾宣公也以後葬矣○撰異曰二月

唐石經公羊初刻作三月○左氏作貜案從閔從肩及从开从坐之字聲轉得通孟子注○貜視也○士昏禮注引

記願脰注故書願或作貜齊成禮或作成隰又作成荆考工記願脰注故書願或作貜齊成禮或作成隰又作成荆考工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撰異曰桃公羊作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撰異曰左氏直云高厚無齊字段玉裁曰以傳考之此

與上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非有二事唐石經不誤案段從左氏恐非經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補注十九終

大二千三百八十二字
小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字
屬注無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二十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言朝不能行朝禮補曰此本公羊杜預與介葛盧同直言白狄更劣於

介白狄子不得以名通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

明使人爾罪在上也補曰怨接於上者公羊云以其事執是也疏曰稱人以執是執有罪范云使人者明罪在君上非謂罪晉也文烝案范用左傳也稱人執有罪昭八年傳文也此發行人例與襄十一年傳互相備疏云

嫌晉與楚異故重發非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

補曰許翰曰齊人四年之閒五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

暴未有若是者也胡安國曰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撰異曰

左氏公羊皆作齊師左傳曰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少邾子同圍齊補曰月者為下卒起非圍而曰

圍據實伐補曰疏曰知非圍者以下十九年致伐不致

非也當讀至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齊若無罪諸侯豈得

也齊字當上屬有大夫者謂有大齊之辭有病焉者謂

齊者是以所以大齊其非大而足同與齊非大國諸侯豈

實亦所以病齊也非大而足同與足同共國之與補

曰注又非也此申上有大意也言若非以大齊之辭稱

圍則何足言同歟方欲言同為特文故大之言圍也若

言同伐齊則不可矣傳與字各本誤作焉涉上諸侯同

二句而誤今依音義楊疏唐石經余本改正諸侯同

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力量必為大國所

病意也如上所云所以大齊者為欲言同故耳非實欲

大齊也言同者以明諸侯同罪之許翰曰言得罪於天

下也是也夫齊亦一國今乃為天下所同罪則齊亦病

矣故曰有大齊之辭亦有病齊之辭也經之此文專以

書同見義伐齊而書同猶外楚而書同皆爲特筆既書同以見其義則宜書圍以盈其辭此傳六句曲盡經旨特以文義深奧故自注蘇以爲莫能通其說惟王引之說此大概近是今取其說而增改焉王氏又引僖六年傳病鄭也著鄭之罪也以爲文義略與此同亦足匡范之失公羊曰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齊爲其亟伐也與傳意亦相近

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

補曰重發例故省傳曰之文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補曰注

上句本杜預齊不與盟與諸鄭事異也下年盟澶淵始有齊左傳又謂是年十一月齊晉盟于大隧○巽異曰柯公羊作阿

晉人執邾子

補曰晉侯稱人者邾有罪

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北京之

類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之類是蕭魚祝柯之盟盟復伐

齊與不怪不以會致補曰常例二事偶亦當以故據京城北

蕭魚之曰非也齊不復伐齊補曰下文獨衛伐然則何為

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齊而與晉圍

其君魯取其地此與盟後復伐無異補曰明以有執君

取地之事故雖盟後實不復伐而從盟復伐也此與柯陵

之例乃又合於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也此與柯陵

致會適相反彼當致伐而致會此當致會而致伐者以明

日據此傳文事實地在邾不關於齊而以致會而致伐者以明

既盟之後執君取地與盟後復伐無異故託事以見意

罪晉執君惡魯取地也劉敞曰魯交議之君而制其國介

人之威而私其利晉魯之惡甚焉交議之君而制其國介

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疆以亂繼亂而已黃震曰

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以歸魯

較稱爵斥執為愈其實亦非全與之傳於此見之矣惟

義則別有善文

取邾田自澗水

以澗水爲界補曰此本杜預也哀篇直言

未足與梁山相似書禹貢或

言禮或言禮水史文之常也

疏曰公羊以爲澗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今云

者謂經言自澗水者委曲之辭也

隨澗水爲界之其不曰惡盟也

辭言其多也其不曰惡盟也

案平丘之會曰其日善是盟也與此文相對此於執君

取地後追論盟之不以見惡彼於陳蔡歸國後又追

論盟之謹日以明善其意一也惡之則不日猶渝盟不日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補曰衛之舊君在齊而伐齊非爲

非爲父也父子之變大矣故別取義君臣之變多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撰異曰環公羊作環字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

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

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

喪善之也

則誅之受君命而誅其人也於我無所加其怒生

錄之乃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以善之乃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

補曰坊記稱已則民

作忠諫仲舒曰春秋

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君不名惡臣不名善

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大名失善則稱君之義故以未畢之辭責之疏曰何休

廢疾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則善矣何以

復責其專大功也鄭君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

於善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

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案如鄭意以還為惡乃復為

善則公子遂至黃乃復又為惡之者彼以遂違君命而

反故加畢事之文欲見臣不專君命與此意少異此既

善不伐喪又為事舉之辭則不純善士匄故以未畢之

辭言之文烝案鄭以還為致辭不可廢還者將至然則

國而未至也乃者也乎人之辭說見僖三十一年然則

爲士匄者宜柰何宜墀帷而歸命乎介

除地爲墀於墀張帷反命於介

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取專也補曰聘禮說聘使習儀事云爲墀墀畫階帷其北無宮公孫歸父至檜聞君薨家遺左氏公羊皆言墀帷復命於介劉敞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劉以爲未入齊地宜如此至穀入齊地宜還今案至穀入齊地則宜退至晉竟而請焉還者反而在路也卽含斯義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撰異曰嘉公羊作喜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公子嘉也

冬葬齊靈公

補曰晉士匄不成侵齊之臣子免於危懼故從時葬正例善晉而幸齊也

城西邾

補曰杜預曰魯西郭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柯地補曰此柯當云衛地

城武城

補曰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此卽論語子游爲武城杜預曰泰山南武城縣案此卽論語子游爲

武城宰得澹臺滅明孟子稱曾子居武城者也又謂之南武城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實一地文有詳略也其後謂之南城田齊世家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是也漢書地理志有復作南武城東海郡續漢志作南城屬秦山郡至晉志乃復作南武城與哀十四年傳注同羊祜傳及宋齊隋志仍作南武城亦即南武城也顧炎武考之甚詳其爲正也武城卽南武城亦即南武城也顧炎武考之甚詳其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大戴禮盧辯注以曾子爲魯之南武城人子羽爲魯之東武城人不不足據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非魯地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日莒邑補

子孟莊子○撰異曰

速公羊作速後同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衛地補曰下魯伐邾渝盟非晉

意故從書日常例魯渝邾盟太速者皆日此亦從例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濕

○撰異曰濕又作濕左氏公羊作變

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撰異曰光左氏作黃後同案說文光从火在上古文作黃从黃聲

古書光與廣通又與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補曰

梳橫通廣橫皆黃聲

故重舉不以屬通之例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

惡也

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補曰疏曰鄭釋廢疾亦云惡陳侯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補曰孔廣森曰

郝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閭丘來昭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

茲來昭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三叛皆季孫受之爲逋

逃淵敵者也呂大圭曰非公命不書自宣成以來書之

政在大夫也○撰異以者不以者也凱曰人臣無專祿

曰漆左氏或作涿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補曰重發

疏曰重發傳者此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補曰君子於言

非用兵之以故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補曰君子於言

傳者此以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補曰君子於言

來嫌有異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補曰君子於言

五年言及者相對也昭五年傳解以解來奔解及又稱

之者無大夫重地而目其人此亦應與彼同傳不於此言

之故不以於此言重地所以容彼二文亦緣郝小於莒盟

會皆在莒下言莒無大夫則郝可知也公羊曰郝婁無

大夫左傳於莒挈郝庶其莒牟夷郝黑肱皆曰非卿曰

賤買服諸儒解之以爲郝莒無命卿並合傳旨矣若然

莒之來奔以重地而目之郝之來奔有地無地皆得目

者郝與魯最爲密邇魯視之不與莒同史書郝事較莒

宜詳經皆因其舊也公羊說界我快之奔曰以近書蓋

謂邪近魯嚴類善說未可用也
此叛也說在昭三十二年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補曰疏曰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類月日食據今法無類食之

理但古或有之故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類食之十一月癸卯

書高帝紀三年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

晦日有食之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月

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月

多矣求諸日月交會之術則自漢至今諸家皆以百

七十三日有奇爲限必不得類月食若謂古篆隸之遞

變簡縑紙之迭代傳寫致誤則不應二十四年及漢初
其誤不約而同且古書何一非傳寫者辭亦遁矣若謂
如陳侯鮑卒一事兩日而疑以傳疑則又不類夫甲戌
己丑史本從赴日有食之乃據所見於經或可兩存於
史不容一誤卽或誤視氣珥豈得遂筆諸書又不應似
食真食類月爲常而襄公及漢初之史同歸誤視且古

之治麻者合朔之差則由平朔交食之道無容不知史
必不以不食爲食而君子脩春秋既正其朔亦必不於
不食之食而不之正也石介曰天道至遠不可得知後
世執推步之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難矣予以斯言爲
信○謂後月之食爲氣珥相侵此王夫之說猶金履祥
以尹氏卒爲鄭尹氏卓爾康謂桓公甲戌年正月己丑
史偶倒其文皆穿鑿無稽之言也汪曰楨語予日食於
古爲災變無推算之術故有誤視者愚以爲不然漢書
天文志以日食爲大變月食星逆爲小變言麻紀推月
食與災惑太白之逆凶異足知麻所可推者不害其爲
變也通典載鄭小同議所稱春秋昭三十一一年十二月
辛亥朔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始有講自庚午至
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形於前此爲古有明法是確
據也小同答以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蝕
法但有考課疏密是則沈約宋麻志所謂六家麻皆六
國及秦時人所造孔穎達書正義所謂古真麻道戰國
及秦而六麻皆秦漢之際假託者也曾子問論諸侯
旅見天子諸侯相見入門廢禮之事日食居一又有當
祭而日食之文是則劉邵所謂聖人垂測不爲變豫廢
者也曾子問又云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又云安
知其不見星也是又聖人慎重之知也
有其術而弗論亦所謂知其不可知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某地補曰當云地關

庚子孔子生

左傳曰錮梁氏也

無十有一月其有者乃別本之誤也上有十月庚辰朔

則庚子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非一也疏又以此

二年生者所錄唐石經梁公羊經傳不可分段玉裁曰

文爲傳所錄唐石經梁公羊經傳不可分段玉裁曰

要爲作傳者所記非經梁公羊經傳不可分段玉裁曰

傳始本與經別行豈得於小大教也之下突接此句不

爲得體而爲經乎又豈得無月有日子公羊之傳亦

以標顯一家之制作梁子作傳時所據經已附記於經

公羊之經出於口授卽是此本惟左氏別有傳授故其

經無此句而獲麟後則有續經三年事也續經終孔

卒稱名恆稱也此附記孔子生稱子貴稱也凡王朝

國之臣自列士大夫以上通以子爲貴稱大夫以上

稱夫子故書雜語曰子且以多子越御事士相見禮

曰

某也夫子之賤私春秋列國所稱見於內外傳論語
禮檀弓孟子者皆如此而魯齊晉鄭之上下大夫其
生既以子連氏其沒則多以子配氏諡孔子以師或曰
而稱子又稱夫子其私論之或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或
乎或曰夫子其追記師言或稱子或以稱孔子皆從
言未有盛於孔子其追記師言或稱子或以稱孔子皆從
大夫之貴稱此與聘禮之某子爲作酬及比稱之稱士相見禮
禮射禮大射儀之某子爲聘禮記士昏禮特牲禮之某子爲
之某子爲述命之稱聘禮記士昏禮特牲禮之某子爲
告神之稱并諸稱吾子稱禮記士昏禮特牲禮之某子爲
檀弓稱二三子稱吾子稱禮記士昏禮特牲禮之某子爲
辭而師稱羣弟子稱吾子稱禮記士昏禮特牲禮之某子爲
貢桀溺於子路子平敵相稱皆用之又陳亢於伯魚子
士以下並爲例之小變於是七十子以來學於此等通學
稱某子學者亦稱某子於通曰子幾與爾女無別世
敬之稱而平敵以下而稱通曰子幾與爾女無別世
以子爲男子之通稱而馬融因誤注論語首句矣。何
休曰時歲在己卯徐彥曰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
難之王引之曰何氏精於義釋緯多用殷麻甲寅元
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有謂二百七十五歲者
後漢虞恭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前百六十二歲
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百六十二歲

者則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由虞恭等庚申之說上推
之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太初元年丙
子殷廩以爲甲寅則庚申爲戊戌己酉爲丁亥與此注
不合由馮光陳晃樓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之說推之
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廩爲壬申上六百二十一
至樓麟歲在壬子爲庚寅又上七十一歲至襄二十一
年歲在辛丑則爲己卯故此注曰歲在己卯也孔廣森
曰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
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於今祿命術得
己卯癸酉庚子壬午應四極之位文烝謹案孟子曰由
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證以鄭君緯候之學文王
以西伯受命入戊午節二十九年其明年改元數至魯
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又加以隱元年至此百七十一
歲則自文王受命至孔子生凡五百三十一歲也左傳
稱禽父事康王而史記魯世家伯禽以下有年數考公
四年湯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
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
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十二年諸侯年
表起共和元年以爲卽眞公之十五年而武公凡十年
劉歆三統廩乃謂伯禽四十六年成王元年命伯禽至
春秋三百八十六年其引世家則湯公六十年命伯禽
十年武公二年此張衡等所謂欲以合春秋橫斷年

數損夏益周考之表

紀差謬數百者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補曰左傳曰復錮欒氏也時欒盈在齊。撰異曰左氏無滕子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補曰賈逵杜預以爲庶其之黨。撰異曰畀公羊作鼻案說文鼻引氣自畀也从自

界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補曰重發傳者無訟

君之事而亦有及文嫌異故也

及慶寅慶寅累也

補曰重發傳者二慶同族嫌又與箕鄭父

也異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光反稱弟言歸無罪明矣補曰不言復者弟者親貴之稱苟有

位無絕理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晉地補曰疏曰欒盈先

也後入曲沃不云復入者兵敗奔曲沃已有復入文故直云入曲沃不再言復入文烝案左傳稱欒盈歸曲沃

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公羊謂欒盈將入晉晉人不

納由乎曲沃而入此疏所據也其實盈由曲沃入晉經

但記入晉耳其先之入於曲沃經所不論也以復中國之辭言之者盈帥甲入絳篡大夫位與復其位者同下

殺著弗有之文非晉復其位可知故不嫌也不言自楚
自齊者二國無奉盈潛至啖趙是也兵敗奔曲沃直言
入于曲沃不言以叛者亦以下殺著弗有之文則叛
可知春秋謹嚴語無贅設何休曰篡大夫位例時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

雍渝晉地補日月者爲

纂例本作雍俞云左氏作榆穀梁作渝
案今公羊亦作渝國語亦同或作隄俞
也君抑臣之義鄭嗣曰次止也凡先通君命而後言次尊
非救也倍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此師本
欲止聶北遙爲之援爾隨其本意而書故先言次而後
言救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後言次
若鄭伯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致其本意補曰非救重發
傳者聶北先言次此後言次嫌異也鄭嗣以聶北爲本
欲遙爲之援又以此文亦爲遂其意皆非也公羊曰曷
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此解最明白此文本
當從莊三年次郎三十年次成之例特以郎成是君將
故直言次而不言救明不得與聶北遂其意者同此是
臣將臣受命救晉而不能救不可以其不能救而廢所

受之命故先言救以明公命後言次以明豹之不能救也傳於聶北意言非救又言遂齊侯之意此直言非救不言遂其意明與公羊義同也曹伯襄之言復傳曰通王命公孫敖之言如言復傳曰不廢君命不專君命公子遂之言復傳曰不專公命彼數傳屢言之則此可知也何休曰要其不遂君命而專止次故先通君命言救范注本之救爲通君命則次爲惡豹自明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補曰紇許之子臧武仲如晉服

度曰武仲非卿故不書然則書奔不必皆卿也非卿書氏者乾本有氏而史書臧孫非例所卒則書氏無所據故仍史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有罪遯伯玉曰伯玉衛文也大夫名瑗盜成子當夫子脩春秋時年近百歲論語記其使人來蔡邕所謂遯瑗保生也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必不見容補曰臧武仲不善處季孟之武仲不能以道事君斯其所以出乎左傳載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喪補注二十

十

順而施不怨也夫子論其事伯玉論其理皆以武仲之知一時推重至目之爲聖人故聖賢互有評論也論語又曰臧薇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則又論其奔後事也或謂伯玉平日汎論不指武仲如禮器引君子之人達耳此殆不然案論語稱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止則有去國之義故夫子嘗去魯矣伯玉亦再從近關出矣專之去

晉人殺欒盈惡之弗有也

則合乎春秋矣出奔亦何害於道哉大夫補曰經惡之爲弗有辭也

衆辭例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補曰左傳例輕曰襲傳稱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孔穎達曰經不言遂

者間有他事故也僖六年遂救許二十八年遂圍許亦間有他事而言遂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上事言遂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襲莒亦不可書遂爲間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文烝案隔絕既多又伐晉已言遂不可復書遂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補曰羯速之子孟孝伯○撰異曰羯公羊作偁又作羯亦或作羯後同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補曰案大水例時此及上伐皆不蒙月也水災成於必四月至六月七月下入月上以此知夏秋書大水者不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補曰夷儀衛地左傳曰將以伐齊水不克許翰曰知水災非特魯也○撰異曰

夷公羊作陳後同徐彥曰左氏與穀梁作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撰異曰鍼唐石經作鍼亦或作鍼唐石經作鍼

叔孫豹如京師

補曰左傳曰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之衝也蓋此

大饑

補曰大饑由五穀不升為大饑升成也補曰明此大年相反即莊二十八年之一穀不升謂之嗛補曰韓詩

年無麥禾也

彼有諱文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

外傳作饑廣雅作歉文選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

謂之饑

補曰爾雅毛詩傳並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

饑深四穀不升謂之康

康虛補曰廣雅作獻韓詩外傳

於益深管子有比歲歉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比歲飢此歲荒之語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者大饑之異名也文烝案傳首一語正解本文已足復

舉一穀以上次第言之嗛則公羊所云一災不書以其

不足書也傳以饑與康甚於饑而愈於大饑經以饑包之非
不書也傷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則不足據也墨子不升
云有死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則不足據也墨子不升
有死曰大饑無死者曰大饑則不足據也墨子不升
並作不異其名饑也早也凶也餓也饑也
文更乖異早不得為一名饑也餓也饑也
此下於經君食不兼味補凶君謂天子諸侯也曲禮曰
外記舊典君食不兼味補凶君謂天子諸侯也曲禮曰
君曰禮食穀牲則祭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少牢殷
以肝周人食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月
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白虎通曰四穀不升損
鴉鷄二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
面獸五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
升不備三牲臺榭不塗塗聖飾積土為之謂之臺
榭李曰臺上有屋此榭與馳侯弛廢也侯射也侯注獨
堂堍不同韓外傳塗作飾馳侯弛廢也侯射也侯注獨
舉燕射其實大射賓射亦不為耳案韓外傳無射此句
最省故舉之以明餘者亦不為耳案韓外傳無射此句
廷道不除曲禮曰馳道不脩除鄭君曰除治也無道道
妨民取百官布而不制造作補脩列韓外傳布作補
蔬食也百官布而不制造作補脩列韓外傳布作補
鬼

神壽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補曰韓外傳祀

以下牲此皆禱通名爲祭祀此大侵之禮也詩傳曰毛

耳注所引羅文祀今作祭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

祀不禱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

不樂買子曰歲凶穀不登膳饗祭有闕二文與傳及曲禮韓詩

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二文與傳及曲禮韓詩

外傳皆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二文與傳及曲禮韓詩

略同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弑其君光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氏放言將淫崔氏爲此見弑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

由以明崔杼之罪甚補曰邵所云有過猶言得罪也案

左傳崔杼娶東郭姜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

賜人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注前說據通姜事邵說據

賜冠事其實當兼取爲說失言於崔杼一事也淫通崔

杼之妻又一事也傳以莊之無道經歷書之惟此兩事

其惡未著故特發傳成十七年論之詳矣莊不從甚惡

例稱國者禍不從殺大夫而起非莒
吳薛夷狄小國則治大夫者從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補曰案左傳曰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

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晉侯許之此與文十五年

盟扈相例不從散辭之例略之者初為會時但謀報怨

未聞弒君事實與扈盟不同故從常文也至於既聞弒

後不能討賊晉與諸侯之罪固無可辭但此等之義文

外自見文中所未暇論晉本非以討賊徵會則無為於

會而譏之故會夷儀以報怨不譏不討齊會澶淵以救

災不譏不討蔡會郭以尋盟不譏不討莒皆以弒事與

會事本不相涉得與常會一例也澶淵以善事而有變

文加文明其若非善事則與夷儀郭同也文十五年盟

扈則本以討齊出十七年會扈則定宋新君於伐後其

伐亦本以討宋出故深誅其心加言以成宋亂也程端學

直為成宋亂出故深誅其心加言以成宋亂也程端學

嘗曰春秋者即此而論此大義也此不書伐齊者杜

而論他事之善惡也此言大義也此不書伐齊者杜

預曰齊人逆服兵不加杜是也或又

以言伐則嫌子晉討賊故沒其文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齊亦同盟孔穎達引二十八傳齊陳文子曰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文烝案上既不言伐齊則此并沒之矣

齊亦同盟孔穎達引二十八傳齊陳文子曰重丘之盟未可忘也文烝案上既不言伐齊則此并沒之矣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邢遷于夷儀衛滅邢還

名夷儀文烝案十六年以來書衛侯皆爲剽此則衍也從其故稱而書入則無所嫌不名者後復歸名故此略

之未得國都故不言復也此事蒙上月與入櫟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舒補曰此在時例徐取舒楚滅舒鄧舒庸舒鳩皆偃姓夷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許同彼既狄之故此從平文矣若齊之侵伐我則一從平文內伐亦然○撰異曰夏公羊

作嘯徐彥曰公孫嚙云云亦有一本作公孫薑字者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補曰謁左氏作遇徐彥公

羊疏曰吳子過者亦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所以攻

者為其伐楚之事故也然則于巢者外乎楚也若但言

伐楚經巢補曰齊門曰門于巢乃伐楚也先攻巢然後

楚也言于巢則不在楚門于巢乃伐楚也楚乃可得伐

補曰疏曰舊解巢楚竟上之小國有表裏之援故先攻

之然後楚可得伐或以為楚邑非也徐邈亦云巢偃姓

文十二年楚所圍者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

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補曰明由其見以伐楚卒何

也據伐楚惡事無緣致本意補曰此非致古者大國過

小邑其志注非也問此者疑伐楚亦不至死古者大國過

請罪問所以為關致師之意補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

門補曰左傳曰門焉公羊曰入門乎巢皆謂攻之公羊

請罪不飾城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處是所謂以伐

楚卒蘇轍曰言卒不言滅者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死而非獲也卽左傳杜預說補曰言者諸侯相見軍衛不徹况以伐楚之事攻巢
之門本非文事可無備乎君親爲飛矢所中是其無備
矣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補曰
門無倫也經意

賁巢尤責吳子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補曰史記

漢書古今人表有衛甯公此不正補曰疏曰剽元年其

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父立以爲君則子宜

此解書日義非解君字里克殺卓亦曰弒君明不必父

之所立始當奉以爲君但父立而奉爲君者雖不正亦

正故不去日別於凡弒不正者君臣之義父子之道備

矣劉歆言微言大義而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
星乃易見也唯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今
案此條稱君爲大義書日爲微文下二條書叛爲大義
書日又爲微文

非傳何以知之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補曰非自外入無所謂復也以其

言叛者皆據有邑土猶後世之言反孔穎達論之甚明又與潰略同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是也此處無傳不言叛直叛也左傳曰以叛如晉是以戚出奔晉胡銓曰書叛者直叛也書弑君者君弑也春秋原情定罪故兩君之也張自超曰書叛於劉浦弑衛未歸之閒則林父向日逐君之罪并著何休

例曰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異曰衎日歸見弑也書喜

衛可言歸衎實與弑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弑者言辛卯弑君甲午便歸是待弑而後入故得速也補

曰上符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此類是也此傳及上傳專發日義聖門相承說也舊史大國君奔歸入

者皆書曰左氏載績經哀十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聚自戚入于衛亦其類也疏曰傳例歸為善復歸

則居其兩端今喜既弑君行可言歸但以與弑故從平

文云復歸書名因以見惡耳不言入以明歸罪於甯喜也文烝案左傳曰甲午衛侯入疑舊史本言入春秋改

言復歸者與突歸于鄭同義歸者易辭彼則祭仲易其

事此則甯喜易其事也但突歸之非善辭易明衛侯衍
之復歸則嫌與善辭相亂無以見其知故與出奔皆
仍史文存日所以明其非善也彼言歸而此言復歸者
突本未有國衛侯則舊有國也書衍者失國常文也疏
多誤解引善辭之例是一誤謂復歸小劣於歸乃同公
羊是二誤專以書名爲見惡而不知謹日爲正義違戾
本傳是

三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趙補曰依左傳晉人者

也公不會大夫經例宜稱人以會鄭良霄獨仍舊史稱

名氏者明欲爲異文特顯之序向戌上者蓋時以其先
至於會進班在上左傳以爲向戌後至也又或謂宋人
非卿非卿故稱人序鄭下此說與蜀盟齊人同亦可通
也外皆無君故沒至文與翟泉蜀之盟同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撰異曰座左氏公羊不作座呂本
日公羊作座案今公羊不作座呂本

中曰穀作
座程蓋誤

晉人執衛甯喜補曰左傳曰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曰不以其罪

之執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

在楚何以日邪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傳曰此因

正也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日卒明其正補曰此因

朝于楚而卒也疏曰案薄氏駁云此自發例於大國不

關於小國其小國或詳或略許男書日未必正也范荅

云春秋稱世子固非正周之襄王晉之恭子曹伯射

姑亦是其例獲且之卒連於日食之襄王與恭子何以

然則范之荅據何文得知又周之襄王與恭子何以

爲別又薄氏之駁不問射姑而范荅探意太過者案左

氏襄王是惠后之子明襄王是嫡也故文八年書八月

戊申天王崩恭世子是獻公烝父妾而生僖五年被殺

不日故知雖世子仍非嫡也薄氏之意見射姑稱世子

而卒不書日故駁云發例於大國小國自從詳略故范

以射姑非正荅之據陳侯款僖七年寧母之會亦言世

子至僖二十八年書卒之上亦不日明稱世子亦有非

正也捷菑既則纓且是正故知纓且之卒蒙上日食

之文可知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襄王正恭子不正而亦引以爲例者欲明襄

王正而稱世子申生不正亦稱世子據此言之明有不
正而稱世子者文烝案申生款稱世子皆正也申生自
在殺例裁當在惡之
之例惟射姑似非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補曰晉楚弭兵會盟之善者義在後傳杜預曰案傳會者十四

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敵而書先晉貴信也陳於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孔穎達曰爲盟而爲此會故不盟者會亦不序文烝案晉先楚者史文之常不論其信否君子仍史之舊○撰異曰奐公羊作環

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補曰重發傳者與里克同與元咺陽

處父等不同將發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

其義故備其文

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鄭嗣曰若獻公以喜有弒君之罪而殺之則不宜既入以爲大夫而復殺之明以他故補曰疏曰徐邈云涉猶歷也文添案公事公家事也此亦所謂殺之不以其罪

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獻公

卽衍也鄭嗣曰書甯喜弒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今若不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補曰由君弒

君謂由衍弒剽

衛侯之弟專出奔晉○撰異曰專左專喜之徒也專之爲

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

弒君者也補曰故曰專其曰弟何也據稱弟專有是信

補曰言專之奔乃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

乎喜也故出奔晉賂言君本使專與喜爲約納君許以寵

事不... 二

見或稱公之惡也補曰直亦信也古書於尾生直躬或稱

人而反殺之是君使專失信乎喜故出奔晉也三織約

句申上專有是信之意范注未二句似是而非

邯鄲補曰邯鄲晉地疏引廉信云拘者著屨鳥之頭卽

為行飛狀如刀友專在屢終身不言衛句并言其奔後

事以足專之去合乎春秋何休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

之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鄭君釋之曰甯

喜雖弑君之家本專與約納獻公爾公由喜得入已與

忠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今獻公背之而殺

與喜為黨懼禍將及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微子去

村孔子以為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于春秋正義也

已畢此又言其去國之深得事宜合乎春秋之義也專

雖守信終為喜徒嫌其雖著弟文不得以去為善故明

直稱名一云取貴一云合也鄭君比之微子李廉以字一

過美而其說大概近是宣十七年疏云專之去使君無

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期言不易矣陳光出奔傳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此不言者言專有信言專合乎春秋則舉親以惡衛侯可知上傳已云惡獻公故此不言也

秋七月辛巳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補曰左傳曰盟于宋西門之外

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

武恥之

武恥之

補曰疏曰趙武恥大夫不臣

豹云者恭也

大夫不舉氏姓補曰從大夫書至由上見

擊之例明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補曰

其恭於君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補曰

欲為大夫之辭則當不言諸侯而不出豹凡春秋其

臣恭也補曰當云臣且恭省一且字耳晉趙武為之會

也補曰之會是會也是會主於弭兵趙武實倡其議臣

之意朱子之說大學所謂吟歎淫液其味深長者也案左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前二十五年趙

知其義而不知其事未為善讀傳者又謂左氏得其事

而不盡其義公羊既不知事又不知義則皆信也趙
飛曰夷夏交歡諸侯用寧其功大矣不可謂權出大夫
而卑之也權正不並用仁義不責其義文烝案書及者
捨其正仁足以安天下君子不責其義文烝案書及者
以內及外之文不嫌是內爲志者上言會明晉爲主可
知○國語曰是行也以藩爲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
衛不行韋昭曰藩籬落也言不設壘壁攀引也輦車
也卽就也善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望
遮遮罔費則候遮夜扞衛謂羅罔狗附也張羅罔去
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彊弩注矢以誰何謂
之羅罔又二十人爲曹輩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或視
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居
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不行者不設之文
烝案晉語記此以明晉之有信楚不敢謀蓋亦齊桓不
以兵車之意又可見他會盟之大槩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補曰何休曰豹
竭爲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補曰何休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蓋靈王補曰史記名泄心簡王子泄靈王在

大心作樂世心彼世亦或作泄也案左傳記葬靈王在

下年五月公至後傳言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又昭

三十年傳鄭游吉對晉人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

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我時及公羊謂以

會葬別魯亦必有會者魯既會葬則知傳及公羊謂以

不志葬為正者信矣公孫敖弔喪若不奔莒或當不書

毛詩序稱季孫行父請命于周在僖公時左傳成二年

稱臧宣叔如晉乞師而經無行父如京師許如晉之文

似卿出竟亦或有不得以不書為疑也至五王之獨得以

葬雖有卿往亦不得以不書為疑也至五王之獨得以

不志葬示義者傳無明文以其時考之平桓之崩則春秋之中

秋之初也惠之崩則齊霸之盛也定之崩則春秋之中

也靈之義獨在五王其以此歟

志葬之義獨在五王其以此歟

乙未楚乎昭卒補曰楚康王也史記論衡康王名作招字

有閏則不得合故陳厚禮願棟高皆疑之今姑從何氏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存錄補曰楚所制故

存公故也在昭三十年傳公羊曰正月以存君也何休

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

替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

爲臣子危錄之疏以爲成襄昭適晉並踰年不言在親

倚之情比之國內孫復曰公在中國猶可在夷狄則甚

矣文孫案左傳公於是親禘之事四月又有送葬之

事陳侯鄭伯許男皆與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補曰案至自楚亦皆月亦危之例喜之

也凱曰遠之蠻歸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危此致君之

也凱曰遠之蠻歸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危此致君之

意義也

補曰疏曰於此發之明中國亦同也

庚午衛侯衎卒

闕弒吳子餘祭

補曰卽戴吳也不日者卒例也吳與莒弒各二皆不日其例皆同○撰吳曰弒左氏

音義作殺闕門者也寺人也

補曰門者守門者也易說卦傳曰門者守門者也易說

申志反闕門者也寺人也

主門晨昏開閉謂之闕以是奄豎之屬故又謂之寺人

也文丞祭祭統曰闕者守門之廢者也古者不使刑人

守門以刑人音義曰寺本又作侍不稱名姓闕不得

守門以刑人音義曰寺本又作侍不稱名姓闕不得

齊於人爲人闕者虧形絕嗣無陰陽之會故不復齊於

人不稱其君闕不得君其君也

也不稱其君闕不得君其君也

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禮君不使無恥

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禮君不使無恥

近刑人補曰公羊同曲禮不狎敵不邇怨

外不得狎敵內不得近怨何者吳謁以狎敵蒙禍餘祭

以邇怨害身故不可狎敵邇怨也文烝案傳意重在

不

近刑人賤人非所貴也補曰疏曰卑賤之人非所

刑也者補曰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君曰不在刑書刑人非

所返也鄭君曰公羊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舉至賤而加

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近刑人也文烝案不加之譏其

得弒故知吳子近刑也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是也春閻弒吳子餘祭仇

之也怨仇餘祭故弒之故知是闕怨文烝案此言吳子通怨

也近刑人與通怨一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補曰據左傳公孫

命為卿此不言鄭人又直言鄭段明是特顯之杜預

曰益以攝卿行或未然也昭元年左傳言城洧于明非

緣陵故都益遷而後城之故直言城杞也○撰異

曰儀公羊作齊徐彥曰左氏經作大叔儀段玉裁曰今
左經作世叔儀昭三十二年有世叔申哀十一年有世
叔齊則此作世叔無疑左傳乃皆作大叔耳齊
者儀之曾孫申之子公羊誤也左氏無邾人
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
也鄭君曰得猶足也其民足以滿城始封必城謂都城
都
以自守也補曰言守明宜杞危而不能自守補曰謂
亦自守之事杞而有所益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
變之正也諸侯微弱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
指諸侯城杞時政在大夫故變之正又指大夫觀傳所
言知春秋之義因時而殊矣左傳曰晉平公杞出也故

杞治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復稱子蓋
時王所黜

吳子使札來聘

杜預曰六月到魯未聞喪也左傳闕弒在五月禮

未同於至國補曰杜以爲不蒙上月據高樹然申杜曰

月城紀在六月也然則聘例書時明矣買達服虔皆以

書來據已至魯言書使據在彼國言也買達服虔皆以

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與杜異杜謂禮未同大夫之

不稱公非也此與楚執秦術並是夷狄得有大夫之

文非有異例傳所云成尊於上也稱吳子與楚秦義異

稱札與楚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

秦義同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吳所使得其

桓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吳所使得其

人故進稱子家鉉翁曰荆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存秋皆從君臣辭之例久而後書楚子使菽君臣俱

見今吳使始至書君書大夫爲其能使賢故書吳人來

說也秦伯使衛人相當若非善其所使當書伯自是

聘也楚於文公時本進稱子故與此異也如傳說吳子

常文楚於文公時本進稱子故與此異也如傳說吳子

卽實夷未此子必非喪稱當與齊頃公同例矣札者壽

夢之少季其長子諸樊次戴吳次句餘次札故曰季子

謂之延陵季子者公羊以爲季子讓國於闔廬去之延

讓國事在詒樊時稱之爲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鄭君以爲延陵

讓國事在詒樊時稱之爲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鄭君以爲延陵

讓國事在詒樊時稱之爲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鄭君以爲延陵

卽延州來服虔以爲延者延陵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

居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杜預曰延州來三身賢賢也

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釋例又以延州來三身賢賢也

字共爲一邑不知其處司馬貞疑釋例誤也

使賢亦賢也之補曰能使賢則亦賢矣故有可進

子之賢尊君也以季札之賢吳子得進稱子是尊君也

意而進稱子其名成尊於上也者許夷狄不一而足唯

此別爲一義其成尊於上也者許夷狄不一而足唯

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補曰疏曰上謂君

上文烝案傳言略名札者爲欲成吳子之尊稱略名之

取足稱使耳札自從蒞衛之例無爲再進稱氏也范用

公羊未得其解○公羊謂季子讓國故賢之獨孤及讓

其以讓階禍劉絢胡安國張洽遂謂春秋貶之皆非經義

秋七月葬衛獻公補曰不如成公去葬者別弒而入前有

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之南燕姑姓在鄭

晉之北史曰北燕據時然故不改也傳所言解時但有

言燕者補曰疏曰傳言從史文者明時有直言燕者而

仲尼從史文也文烝案經例國名皆從主人此書齊事
 則齊為主人在當時齊人之稱燕實直稱燕不稱北燕經
 以北燕書不在名從主北燕者蓋別於南燕之直言燕或
 特明之也史所以書北燕者蓋別於南燕之直言燕或
 以詳錄加北無義例左氏載續經哀十五年齊高無不
 出奔北燕是北燕從史文之證也名從主人亦是史文
 既有從主人之義不須言從史文故於不從主人者言
 之也孟子論春秋曰其文則史傳曰從史文語意相
 明穀梁子與孟子其學同出聖門也傳之釋經皆直述
 所受於師語與孟子其學同出聖門也傳之釋經皆直述
 師習聞其說而不得其解遂於齊高偃納北燕伯之傳
 謬為怪說以附合夫子信史之言此其展轉失真最為
 乖刺而劉知幾遂肆筆議經矣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弒其君與夷傳曰書王以正與夷之卒然則義有所明
 皆須王以正之書王必上繫於春下統于月此書王以
 治禁般弒父之罪爾非以錄薳罷之聘補曰秦說稱王
 最得之以弒與夷為比則小誤也稱王治魯桓足知諸

弑君者並準此義無須一一備文與夷之弑特以其爲
春月第一事故特存王月於弑父自立尤爲莫大之變應須
復顯王文故特存王月於弑父自立尤爲莫大之變應須
復顯王文故特存王月於弑父自立尤爲莫大之變應須
此子謂也因此又有之春秋天子之事或皆具月矣楚商臣
弑父其年本有王月許止書弑而無王月明其實不弑
所以別之○撰異曰罷
公羊作頗一作跋後同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補曰固之被弑爲其淫而不
父○撰異曰般本或作班左

氏亦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比之夷故不日也

其君傳曰日髮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楚公子商臣弑
其君傳曰日髮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楚公子商臣弑
曰凡中國君正卒皆書日以錄之夷君卒皆不日也徐乾
略之所以別中國與夷秋夷君而日者閔其爲惡
卒而不可錄之中國與夷秋夷君而日者閔其爲惡
子稱父子相夷趙岐注載一說釋爲夷秋是當時常語
也疏引鄭君釋廢疾曰商臣弑父之日之謙夷秋無禮罪
輕也今禁中國而又弑父故不日之若夷秋不足責然
公羊云若不疾乃疾之推以況此則無怪然文烝案鄭

說卽徐注所本於理可通今思之楚世子商臣與公子

比兩文相對爲義商臣弒日則爲謹之比弒不日則不

弒也蔡世子般與許世子止兩文相對爲義般弒

不日則爲夷之止弒日則不弒也其義互相易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補曰此災董仲舒何以爲伯姬

則書大災左傳曰宋大災經不書大者下有伯姬卒則

大可知故省文也服虔曰不書大非災大及人伯姬坐

而待之耳非也○撰異曰左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

氏作宋伯姬陸道曰衍文也

以災卒也補曰明死災也疏曰外災例其見以災卒柩

何補曰疑君母伯姬之舍失火補曰夜左右曰夫人少

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宵夜補

蓋所以傳相其德行漢書音義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

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傅

乎補曰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補曰保

以保安其身體古者后夫人有傅姆則保母卽姆也鄭

君昏禮注曰姆者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

婦道教人者也案傳母保母皆女未嫁時所置女嫁隨

女同行伯姬時年六十左右傳母保母當已九十左右

皆未必存何休說公羊婦人夜出句為有事宗廟亦與

避火無涉然則伯姬不言此者蓋自以身為寡婦昏夜之

時不欲下堂出門又不欲明言其故因時傳母保母皆

已前沒故假廟中之禮以拒左右推其心則胡瑗孫覺

謂之婦人伯夷劉做以為求仁得仁者也論其理則

即程子所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者也左傳說此

事以爲待姆公羊以為傳至母未至當皆傳聞之誤所

謂道聽塗說者歟公羊之傳即傳母也公羊之母即左

傳姆字即保母遂逮乎火而死是所謂以災卒也婦人

也何休注誤專一為貞班昭女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以

以貞爲行者也補曰劉向列女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以

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伯姬之婦道盡矣雖日久伯姬能守

夫在之貞故曰婦道盡文烝案伯姬遇災猶能守義平

時有貞行可知矣行貞則婦道盡○子妻沈印齡論此

傳曰婦人雖無外事然亦有百行雖有百行而貞爲之

本故列女傳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六目而

道則盡於貞矣以敬姜之賢也聖人直曰季氏之婦不

淫矣亦此義也子甚善是言謂能通穀梁國語列女傳

襄補生二十

詩箋之意夫自劉向作傳孽嬰外分六目後漢書因有
列女之篇其序云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
操史體固應爾要詳其事賢伯姬也補曰詳者謂以卒
其立言爲有弊矣孫覺曰伯夷之賢不見稱於孔子則
死正以賢其平時孫覺曰伯夷之賢不見稱於孔子則
西山之餓夫耳共姬之行不見列於春秋則宋國之愚
婦耳爲伯夷共姬又何

天王殺其弟佞夫補曰王弟亦王子故名也爲大夫則字
是也○撰異曰佞公羊作年案年與佞聲近佞仁聲季
從禾干聲說文仁古文作忝亦干聲千古讀若仁也又

說文邠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補曰首惡猶
頑若寧傳曰諸侯且不首惡之文況在天子曲禮曰君子不親
也諸侯猶不爲首惡之文況在天子曲禮曰君子不親

惡蓋亦此意疏曰嫌天子之殺弟異於諸侯故以輕况
重舉重以明輕是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
輕重之道並見矣

長子母弟耳補曰君兼天子諸侯言之天子諸侯皆無
忍於其親之義而親之專以今王今公錄

者獨此二人何得無罪見殺乎僖五年何休注曰春秋
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何不

論王子王世子王母弟者何注宣十年十五年十五年以爲天

天子不言子弟也準此傳則天子諸侯皆同

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補曰甚之者甚其忍親

王子瑕奔晉

例 周有入無出上下既一見出文以後皆從正

秋七月叔弓如宋

補曰叔弓叔老子子叔敬

葬共姬

禮過厚傷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鄭君說左傳

曰夫入之喪士弔下大夫會葬禮之正鄭意此是古制

晉文襄之霸因而不改也內君夫人葬例日外諸侯葬

以時爲正以此差之則內女爲外夫人書葬者宜以月

爲正恩錄之文輕重不爽○撰異曰葬下當有宋字此

晚也左氏公羊皆有宋字

災故隱而葬之也補曰失國卒葬事情各異也春秋於宋

共姬盡其事者五詳其事者二特崇之者一隱之者一

家人之義利在女貞夫婦之道人倫所始深著其賢
為後世勸也詩始周南召南春秋錄伯姬其意不異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良霄亦魯大夫位不言復入

者初奔
位未絕

鄭人殺良霄

補曰趙汭曰獲麟後史書陳宗暨自楚復入
于陳陳人殺之不言殺宗暨者省文也鄭良

霄事與陳宗暨同而經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
鄭人殺良霄文不省者以大夫自外入國與國人討
而殺之各是一義於經不得相蒙也劉侍
讀管發此義計夫子改正舊史若此者多
之也補曰疏曰樂盈已發傳重
發之者嫌與復入異故也
不言大夫惡

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

補曰案中國
諸侯若本非

正嗣而其葬有故則亦不日卒而月葬矣今云不日卒
而月葬是不葬者傳專對許悼公為說也許悼日卒而
時葬明其本非弑當善葬者也蔡景不日卒而月葬明
其實是弑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也不得以他卒
葬常例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鄭嗣曰夫葬
為疑

也景公無子不可謂無民無民則景公有失於民有民則罪歸於子若不書葬則嫌亦失民故曰不忍使父失民於子補曰春秋變史例而又自變其例者皆義之精也於魯閔之不葬禁景之葬見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補曰此澶淵王夫之洪亮吉以爲宋地洪引說文澶淵水

在宋○撰異曰鄂本會不言其所爲補曰史例其曰宋災

故何也補曰問經何以特增史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

善也補曰明與稷成宋亂各不同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

曰人何也救災以衆補曰案左傳晉趙武齊公孫蔓宋

稱人明救災義主用衆故爲衆辭也救災大事特著善

文無嫌於爲卑者亦無嫌於略而貶之故稱人卽足顯

其爲衆辭因以示義也左傳稱魯叔孫豹在會以情事

人而於文不得言魯人又不得言叔孫豹會某人某人同

於盟齊內外皆卑者之文以共姬本魯女叔弓新往會葬魯大夫與於救災義在不疑故遂移會文於下全沒

魯文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債其時而猶曰救災補日

也何休曰更復也如今俗名解浣衣復之為更衣文烝案

周禮注更償也即檀弓庚字國語漢書注更積也周禮

大行左致贈以補諸侯之裁大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

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

建之力也補曰疏引徐邈云晉趙武楚屈建感伯姬之

羊以此亦為錄伯姬不可通於傳息兵不相侵伐亦不

得以澶淵之會為指實又此會無楚人徐說非也楊氏

以澶淵之會句讀斷謂傳特連言之似得其解而牽合

左傳主相晉國於今八年之文從二十五為始亦非

也此傳八年謂宋盟後八年也言所以得優游暇豫為

也但言中國不侵伐夷狄不入中國而中國夷狄

各不自相侵伐亦包之也但言無侵伐而滅入圍戰之

事俱無尤可見也全經十一卷從未有三年之外不見

中國夷狄滅入圍戰侵伐之事者獨襄二十七年盟宋

以訖昭三年絕無滅入圍戰侵伐之事昭元年雖有取
鄆敗狄二事而鄰近之爭曠遠之役固與諸滅入圍戰
侵伐者異例君子作春秋愛民重衆而惡戰習亂既久
則好始治故於澶淵特見善者乃善其不事兵戎同恤
災患其事其時前後僅見也要之皆趙武屈建弭兵暹
好之力如論語管仲之力周禮所謂治功曰力者用
是又可知宋盟乃春秋所貴灼然著明劉敞說彼經云
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
周室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皆用傳語甚卓識也漢有
孔子聘辭之書乃是會宋之時宋以折俎享趙武之禮
孔子以其多文辭特舉而用之亦足見宋盟之事夫子
平日所致意也左傳載宋子罕之言以宋盟去兵爲誣
道又引詩美子罕非經義也傳特發此數語者以明君
子書經用意深遠有文中之義又有文外之文前後相
屬彼此相明者也齊召南解無侵伐八年得之而謂此
傳是二七年錯簡澶淵之會當爲宋之會失其旨矣
董仲舒曰春秋論十二世之事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
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著其
費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又曰不在經與在經無以異
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贊也如董生之言則知盟宋不言
所爲而會澶淵言所爲誠聖者之文也○劉敞以來說

宋災故牽合葬事似是而非說見上二十五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

楚宮別宮名非路寢補曰與臺下又

異故重發之何休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案此即左氏說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襄公大子補曰案左傳胡女敬歸之子毀也

子卒曰正也

補曰疏曰兼與子般同故傳發之以明昭之繼正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書非禮補曰杜預曰諸侯會葬非禮文烝案左傳稱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士弔下大夫送葬自晉文襄改制君薨下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薨士弔下大夫送葬所言當得其實也公羊

於此無傳文元年叔服會葬傳曰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何休於此注曰與叔服同義又於文六年注曰禮

諸侯使大夫弔自會葬又於定十五年注曰禮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五經異義許慎謹案公羊

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文烝案此月者蓋爲下葬日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補曰莒犁比公段玉裁曰左傳云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

鉏於雙聲疊韻相合疑左以莒語訓中國語也案段說即本服虔論乘壽夢之說其說是也莒言買朱鉏赴魯改言密州

襄補注二十終

襄補注二十

三

大三十七百廿九字
少補字子雲并四字
屬注廿六字